



藝文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順宗

唐紀

東京北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實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為虛也至順

宗實錄則取筆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

實一人觀之曰實為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奏言於上曰今

歲雖旱而不苗其美田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屋

木麥皆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譏嘲之實奏其誅謗朝政

杖殺之至護市里驢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問道獲

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

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

閣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摧縮銷沮鬼士魄喪影滅迹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
僕輩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事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公年稅錢
草粟得未得者請俟來年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
耳而韓公嘗之樊之如二人焉韓公斷筆於古史立言者
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
嘗試評之此未免涉平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遠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
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而罪如鑑之妍醜
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為是是其公
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為賢乃其私矣公與私
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傲其所為將以入
之今日譽之為伊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為共
堯廢來揚毫揆漢由臬不以為愧安知無作備之自乎故言
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
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為忠州刺史贄
門人以為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為左降臣係是

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為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重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為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為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奎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思者直冠賊姦究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殿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為朝廷惜事體不為賢者

存禮貌如李暉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裝均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傳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為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異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為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伯冲與韋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預他事此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未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韋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敲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况為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為迫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既與為異以取恕於君子又欲為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間居為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為利回義彘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為鬼為蜮為欺為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為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猶以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喋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其心忠臣義夫戔戔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職大且不與天子不觀也筆取情於後世其大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璿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如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為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正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旌節明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議大天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初闢位未

能討也。關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關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崇文啓之也。

歷觀之士，物擊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處之，則如果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之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門，自餘未有不破者。況劉關倉卒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而公卿議者闕然，以為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一人主無志。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呼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為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真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漢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甚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故使官不可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古之人君
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
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重以訪問則監于
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息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遠慮矣榮辱值而後出
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息夕矣而又無滯于期遊于
遊于政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
有規藝有諫大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
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
成不懷寢安也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
如此此乃所以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
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弃萬務略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
而已向使李林甫竄和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
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
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
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
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
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
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璋傑
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爾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慮擅龍交位
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盡與反復論辨
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
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
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合章可自
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
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
予小子自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
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

勳建事其君勞之必... 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
如是在己不失恭順... 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
力之有焉者處功... 正法非說對也王潛不知此義上
表自明杜黃裳... 披襟獎詔曠闕多矣

少室山人李渤... 拾遺... 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
湯言伐桀之事傳說志惡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
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
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真
意然與... 然為出處之決其真意... 初無毫髮當
世之念及其... 然也乃有棄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草

卷八

卷八

卷八

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心無二用如杜由是觀乎渤辭後則不當與關朝許國
則不當辭疾若豈尚細景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奪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而奔十城
之將不可圖於鄰國杜溫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令
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溫寧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
貢之短未忘貨殖者厚照溫之名田金幣充翔其家而
其長筭黃裳之才業展至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
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

溫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

賢而前廷後進罕所接識

我言之拍取筆疏

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

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

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黜疎斥之計日生于曾中忠賢智

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廣雅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

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贄與能志纖介之憾於裴均能

翰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

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

盾之為己害也李吉甫一旦用均所疏三十餘人曾不替

斯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

不變其相業可少嘗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它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當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者善辭之為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布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懼上英威為平李友求尚主上許之李

諫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頔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入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為餅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餅人夫豈所以為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謝得婦而不在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為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習不可不慎也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闕濟美違勅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柰何為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闕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溺於聚斂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晟濟美可謂鑿鑿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養一指而失有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瑄指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父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禮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何也主均之宦官諂之也諂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蒙其黜闇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諂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源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諫事遂寢

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之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莫汙於受賂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至公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生萬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爲吝畜雖化貨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趨行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均爲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均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白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均必有復于主矣茫然以正心爲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觀均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攻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愠甚則怒又甚焉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為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
之上令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膚
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云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操揚尉徐晦獨至監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為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蓋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墮壞先烈而其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剷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為忠言安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末為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豎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挫折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讎抑沮斐度以隳河北之績雖賴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家謂李絳曰居易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意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謨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排絕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子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衍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主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刑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友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一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愛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也四者有關雖得三鎮取河湟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臣曰此家奴耳卿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馮郁裴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旣以謝希光又以遇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云一奄尹若驕兒齟齬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法之輕如一毛夫授以禁兵出爲前將焉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璀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言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色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克儉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曰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爲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哉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有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子頓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頓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曰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惜惡者亦人士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官人官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弃其所不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官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為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獻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處動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系其矣其源

乃自憲宗啟之必欲稽士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犄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鼓扇憲宗方主宦者則雖絳列安能為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璀

受敵而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
大者反爲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
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
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
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
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易突勢無由知是無故
而變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去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
德故城廢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
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也 不寧惟是絳謀議者驗
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 憲宗推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盜失地而不從
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
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
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
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
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儼豈不輕其身以
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
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
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
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不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入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不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

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

呂政栢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皋

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爲

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明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

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

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卷隋楊

廣而慕用畢尹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

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

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愛於君

必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
前以主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
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
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
官遜讓三千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
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
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
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
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慮
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
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
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羣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
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
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
餘人而治之者相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
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
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
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
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
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
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
之惑或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
其如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聚甚

所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示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鏘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異鏘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
暗始勤終勸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博
說得以欽承惟憲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又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為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法也

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故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
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
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
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
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
輔拂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
必不去相位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
方行萬里信宿而畫豈待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
與人言得不以學為急乎

何公奉旨督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為何
惜以資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
難也坐平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
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
夫豈當贊其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
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几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
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遠
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
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省終弃其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征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
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叔文為賢可與興起治功者
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
途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牾中心甚憎為鈔所
竒不知為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
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
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怨懟未嘗少
峻子厚至託諷潘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
失身匪人不知創文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
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為深幸擅廢沒齒非不
毒也潘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
之勇能不貳過語雖嚴扁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或身只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
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朱

雖勤儉願治而反

召乘亂不斷之害大矣銳

帝殺亞夫東京銅

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僧首月門之屬備后太宗征高麗
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害亦豈
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
惟明乎實理則如久裘夏葛夏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暴
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
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石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口而盡憲宗之心始銳而終
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
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
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責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責責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
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
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
憲宗宜召裴度二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
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
哉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
如李逢吉西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六、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斃完而頓弊
討平。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畫策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衽聽命其有不叛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為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文辭罷為中書舍人

孔子曰為命禋謀章制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及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

可知

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
或以名家不能者以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詁之體追
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
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為貴才華
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
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
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為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為
近古儻遵此法入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
失亦寡矣

淮西自具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
舉夫之兵四年克之

用便逐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書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考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其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癸卯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鳴鷄之篇重感風雷之變立涕悔悟敬上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二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其克己蹈善自新敬德逸樂無遊之行愆不設於身體名配堯舜譽比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光武不克封禪之後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術在衆准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持心又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樂乎人君以三代賢王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為淮西節度使

李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寧不為

鍾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收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為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物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鏘使程異數進奏
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富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增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宗稟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鏘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法言用則在班行者乘間緣隙計為卿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志皆異鏘從濫濟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河朔功烈

多德始弒逆前正唐公見已

勉圖治之迹且自淪墮是故勅天之命世時惟幾者舜
所以自言也宋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為之子而知道道必能位
六天德有始一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聞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猶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孚及其父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眾
一相舉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澤眾而相伊尹其終

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消有其初之意氣相合資之與
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實予于懷安將樂弃子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夫死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定淮蔡則裴度遠惟迎會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鷁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為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臣錚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其裴度與崔暹
無不聞臺諫有言及謂度為朋黨益信當論乃人主與小
相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卯必言
仙所聚多靈草上以心為台州刺史
言畢

愛焉

諫官乃士不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
山貴慶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為帝論人生不可益
三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
必矣果能為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
變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
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
格君惑心浪然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
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以僧眾迎至京師

留亦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為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吟憲宗曾不獲喜報逾年而弒殆其為誕妄不足信彰彰若天而以為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為之也具仁

勳用勞力者謂之功明儒墨之教殄滅

德自安 署文從而言 比

或得少而失多歟

或曰憲宗曾不獲喜報逾年而弒殆其為誕妄不足信彰彰若天而以為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為之也具仁

也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諛諛之主保請什文官諂諛者所

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奪其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臣黜除胡

士亦衆矣功名之除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

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

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

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

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斤斤之所為幾人固

識也若指曰度被譏見踈獻佞固

百計之乎其度中

天

七律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 戶闔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利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由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

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

以用早鍊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平其辜善矣以閩東

俗規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餒或至相食故詩曰知

我如此不如無生田是時蓋有以才為貴者矣憲宗深居

直... 之... 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

獻... 更革弊政損... 良守宰必修

莫然不改... 意又... 民

如古人曰... 不問... 曰...

下... 之政先... 後亂何也崔君... 用姚崇宋璟則

理用李... 甫揚國... 則亂故用人得... 失所... 亦輕願陛下以

元... 為... 夫為戒皇甫錡深恨之

皇甫錡... 林甫為非則當勿效其所為以為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 必

以賄... 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為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心之所謂

也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 而求富之是

也... 錡躬犯此罪又故為之其... 加焉它日崖... 之

六猶為輕與乎

羣臣諱上尊號者皆欲壞其德也程子曰聖則孝德舉矣縛請之曰羣臣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守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元武禁人稱己為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

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斬一何陋歟聖者不

通之矣天子聖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縛錢

公曰如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

無據所稱即以為實是感之下也使人有之羣焉得而

誠無尊為心而與之良由士不虛功業不

文之古入使其知天理則無也矣

言人所謂語太為君能

孔子所謂附庸者扶社誘民之

而獻其專謂焉是不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18



